

金陵春梦

第四集 血肉长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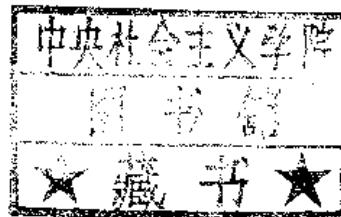
I246.4
13.45

45

金陵春梦

第四集 血肉长城

唐人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封面设计：何和一

金陵春梦 第四集 血肉长城 唐人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出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重印
(上海绍兴路74号)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8.75 插页 2 字数 284,000
1980年3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2次印刷

内部发行 书号：10077·3013 定价：1.20元

敬 致 读 者

“金陵春梦”第四集“血肉长城”，出版得太迟了。这些年来，多蒙海内外读者先生、前辈们、书店业、翻译家和友好赐函询问、催促、批评、鼓舞、补充……使不佞在万分抱歉之余，深感无限惭愧、无限感激！这部书写得很草率，乃蒙诸君关注，实不胜汗颜之至！面对诸君的勉励，决定在全书出齐之后，作比较重大的整理，因此目前所出者皆为未定本，渴盼海内外读者先生、特别是前辈们，以及国民党人士，在指正之余，能将拙作中所述及或告遗漏而曾亲身经历的某一事件、或个别人物情况赐函告知，以符史实，更所盼！

这里要请翻译家原谅的是，拙作欢迎翻译，但请在定本印行后进行，届时当有所请教。

“金陵春梦”起先拟出五集，但结束后因字数超越，可能出至七集，希望压缩到六集。第五集“和谈前后”今夏付梓，其余当能在明年底出齐，然后再印“草山残梦”等续集。同时已开展整理工作，热诚盼望诸君不吝指示、有以教我。

唐人拜启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日

DRB / 15

目 录

第一回	背城借一 隔岸观火	唐生智苦守南京 蒋介石痛斥美国	1	
第二回	争侨汇 比杀人	反觉醒 赛淫乱	于心何忍 此仇难忘	11
第三回	奸淫掳掠食人肉 见利忘义卖军火	日寇疯狂暴行 美京秘密帮凶	21	
第四回	誓做真汉子 求助假警报	冯玉祥表明心迹 韩复榘自投罗网	31	
第五回	心向扶桑 魂归巴蜀	汪精卫周身皆贱骨 王铭章满腔尽冤愤	41	
第六回	长敌人志气 灭皇军威风	中国人拖住中国人 好男儿终是好男儿	52	
第七回	鲁南奏捷 徐州突围	瞧国共合作好处多 叹军事盲动吃亏大	63	
第八回	毁河堤 炸老蒋	水深火热哀苍生 心狠手辣有余憾	74	
第九回	江水呜咽 战志昂扬	援华英雄逝川东 抗日旌旗到江南	85	
第十回	苦心为敌 奋起抗战	锦绣羊城陷贼手 华南健儿挥义旗	96	
第十一回	武汉撤退 长沙小住	投降条件难透气 战斗气氛感窒息	107	

第十二回	唱 滥 调 安 内 搬 外 失 重 镇 歌 洪 波 前 仆 后 继 卫 祖 国	118
第十三回	长 沙 一 把 火 名 城 毁 于 蒋 阴 谋 星 洲 几 通 电 华 侨 痛 斥 汪 求 和	129
第十四回	日 寇 陷 泥 漳 盼 侵 华 之 战 速 决 老 蒋 求 称 王 命 搭 线 之 人 先 行	140
第十五回	机 场 遇 戴 笠 陈 璧 君 有 恃 无 恐 会 场 赞 胡 适 汪 精 卫 推 崇 备 至	151
第十六回	领 导 飞 西 安 蒋 介 石 大 开 方 便 门 党 舄 到 云 南 龙 志 舟 诧 见 不 速 客	162
第十七回	昆 明 雄 牌 副 总 裁 原 形 毕 露 重 庆 击 桌 委 员 长 大 光 其 火	173
第十八回	河 内 响 枪 声 曾 仲 鸣 先 充 替 死 鬼 前 方 有 奇 闻 张 莺 榆 如 此 走 曲 线	184
第十九回	侨 团 回 国 陈 果 夫 疲 于 奔 命 政 府 反 动 陈 嘉 庚 痛 心 疾 首	195
第二十回	推 三 阻 四 无 非 是 破 坏 团 结 乱 七 八 搞 莫 奈 何 难 掩 丑 恶	206
第二十一回	排 万 难 侨 胞 誓 必 访 延 安 述 百 态 老 幼 异 口 斥 重 庆	217
第二十二回	罪 不 容 诛 何 行 健 降 日 打 内 战 臭 不 可 闻 陶 希 圣 投 蒋 作 密 使	228
第二十三回	皇 军 胆 寒 华 北 华 中 齐 祝 捷 神 人 共 憎 日 蒋 日 汪 是 一 家	239
第二十四回	暗 算 新 四 军 日 兵 伪 兵 皆 帮 凶 赞 扬 蒋 介 石 东 京 南 京 齐 喝 彩	250
第二十五回	千 古 奇 窥 中 共 悲 懨 提 警 告 一 本 万 利 美 国 旁 观 为 赚 钱	261
第二十六回	德 军 攻 苏 蒋 介 石 心 向 往 之 日 阖 裔 美 郭 泰 楷 意 外 丢 官	272

第廿五回	“剿共第一位” “中国之命运”	大批蒋军降日 全仗汉奸掌握	283
第廿六回	又来一汉奸 三次大反共	又见重庆迎贵宾 三军继续降日伪	294
第廿七回	日谍抵渝 美将入川	瞧鄂西之敌忽退却 为延安抗战抱不平	305
第三十回	图收残局 自抬身价	庞炳勋降日走曲线 蒋介石飞印碰钉子	316
第卅一回	媚敌人 杀勇士	新旧军官如此调动 美蒋扩大这般合作	327
第卅二回	游地狱 招冤鬼	牛头马面皆神圣 饭碗纸币尽陷阱	338
第卅三回	为钱闹重庆 应邀赴开罗	国民党各派系吵架 大师傅老妈子出马	349
第卅四回	金字塔旁 祁连山下	此人集数十代表于一身 此妇盼美国财团去开发	360
第卅五回	台澎还中国 蒋宋赴埃及	开罗宣言墨未干 美国牛皮犹在耳	371
第卅六回	授华道真相 缅战创奇闻	白宫与华人为敌 统帅使盟军溃败	382
第卅七回	红旗卫乡土 白区筑机场	日军胆寒表敬慕 蒋党争权为图利	393
第卅八回	赞延安 骂云南	西方舆论斥昏君 边陲走私伤夫人	404
第卅九回	小姐操大权 大将变小偷	李宗仁脸上冒火 汤恩伯脚底抹油	415
第四十回	山城风雨急 湘桂烽火起	谈判是假打击是真 抗战属虚投降属实	426

第一回 背城借一 唐生智苦守南京 隔岸观火 蒋介石痛斥美国

话说日寇侵华，天愁地惨！国共合作，团结御侮。我中华民族以血肉作长城，誓必逐此强盗，还我山河！书接三集，却说正当汪精卫十二月六日在汉口召开国防最高会议时，蒋介石在南京由宋美龄、端纳陪同，接见三数外国记者说：“南京危急！保卫南京的战事已经部署完成！”他挥臂高呼，声色俱厉：“我庆幸有个忠心耿耿、自告奋勇守卫南京的大将唐生智，唐将军同进犯南京的日军拼命！”

记者们肃然起敬。蒋介石慷慨激昂说道：“现在情形很紧急了！自从十二月三日丹阳阵地突破之后，我军退守镇江，南京外围尽失屏障。现在日军已经攻下句容，句容离南京只有三十公里，日军目前分兵三路向这里进犯。”

“请问蒋委员长，”一个外国记者有点紧张：“是哪三路呢？”

蒋介石抓起一根马鞭，在地图上指指点点道：“这一路，自句容以北绕到阳山镇九华山的背面，沿小路攻我麒麟门；这一路，自句容正面二十公里的天王寺，沿石子路直攻我光华门东南十二里的淳化镇。这路由日军主力第九师团担任，附有机械化兵团，来势很猛；这一路，自溧水犯秣陵关。日本海军也

已冲破了江阴封锁线直逼镇江，所以日军又企图越镇江、出龙潭而向南京近郊栖霞山进袭。”

“请问蒋委员长，谁在防守栖霞山？”

“川军刘湘。”

“谁守光华门？”

“五十九师俞济时。”

“现在战况如何了？”

“现在，”蒋介石不悦道：“枪炮声这样清楚，这个问题你们可以不必问了。这七天来，双方相持于秣陵关北五六公里的酸巷镇以南地方，目前我军已转移到牛首山。”

“牛首山？”一个记者吃惊道：“那离开南京只有十五公里了。”

蒋介石冷冷地笑道：“现在，轮到我来请问你们了！你们是英美新闻记者，为什么对日本好多事情不说句公道话？日本飞机在芜湖轰炸德和、大通两艘英轮，连同难民一起击沉，你们为什么不对日本攻击！”他起立：“日本炮兵又在芜湖轰击英舰飘虫号，你们为什么不向日军还击！”蒋介石顿脚道：“倒是苏联在帮助我们！”但他立刻岔开：“当然，这是另一件事，可是你们为什么不帮我！你们要我死吗？听！你们要用日本大炮打死我吗？”蒋介石惨笑：“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吗？”

客人们怔着，宋美龄连忙插嘴道：“记者先生，委员长这几天心情不佳，请你们别问了，我们在汉口再见罢。”

端纳接着说：“记者先生，委员长的愤慨是有理由的，我可以为他补充。开战以来，中国并未在任何西方国家中获得军事援助。当英国以少数飞机卖给南京时，声明不供应必要的

武装，以致不得不再向其他地方购买机上所需的机关枪。甚至中国得不到一架英国装备的客机，那是专供运输用的，希望从香港飞出。”端纳瞅一眼蒋介石：“我奉命同港方交涉，费了很多唇舌，伦敦才勉强答应把在香港装备与起飞的三架飞机，一律改成救护机的型式，并且担保这些飞机将来不作其他用途。”端纳皱紧眉头：“事情还有更糟的，澳洲政府拒绝一架从美国运澳装置后转飞中国的波音机出境。”

“为什么？”一个记者问道：“中国向美国买飞机，直接从美国运来不好吗？”

“诸位不清楚。”端纳微叹道：“美国走的是中庸路线，他绝不帮助中国抗战！美国还向日本矢言：决不许美国飞机由美国的船只运往中国。在这情形之下，所以不得不假道澳洲。但澳洲总理竟通知日本总领事说，有一架属于中国的飞机将从澳洲飞出！”

“后来呢？”

端纳不作正面答复道：“后来这一架孤独的飞机不能自行飞离澳洲。只因当地政府惧怕日本的武力。”

“中国抗议没有？”

“中国，”端纳透口气：“中国因为对国际法、对条约，对国际势力，以及对英美信誉依赖过深，以致蒙受了重大的牺牲！”

“请问端纳先生，”一个记者急问：“你也是外国人，而且在香港办过报，请问你对这些问题有何批评！”

端纳眼珠一转，起立道：“不错，我也是外国人，但我同蒋委员长夫妇的友谊很好，我同情他们。因此今天中国演变成这样子，日军兵临南京城下，英美还不想办法，却让苏联同中

国共产党受人爱戴，所以我以为我们的政策太笨，笨到将要同日本同归于尽！”

大厅上的空气冻结着，前线炮声隆隆，难民呼号之声不绝。蒋介石倏地起立，紧绷着脸孔点了点头，同宋美龄离去。端纳刚要举步，记者们一把拖住了他，要他再答复一个德国调解问题，同时宋美龄的声音也响起来：“端纳先生，快来！”

端纳忙不迭答应宋美龄，匆匆忙忙答记者问道：“德国的调解是个极大极大的秘密。外面有传说，让它去，你们千万不能透露。万不得已，最多给报馆去个参考资料，这一行我干过，我懂得。如果因为你们把它公开而误了大事，那我们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损失无法形容！你们也是外国人，深信这一点会同我合作。……”

“为什么西方国家会在中国有损失？”

“孩子！”端纳皱眉道：“一句话：这个仗打下去，中国人会觉醒起来的！中国人一觉醒，那不但日本糟糕，我们的种种利益也将完蛋！所以这个仗不能让它打下去，应该叫他停止！你懂吗？”端纳跨过门槛又折回头来，用他低沉的嗓音说道：“孩子们！多多研究中国的历史，你们太不够了！还有，你们赶快上飞机，日本兵离南京不到十三公里！”说罢便走，但又回过头来：“你们应该抨击，说国联对于日本侵华的处理，竟把九国公约的适用议决无定期延缓，于是助长了日本兵的威风，刺激了中国人的同仇敌忾，有利于共产党的成长，实在非常之笨！”他顿脚：“笨得象一口猪！”说罢奔向内室，只见宋美龄正在指挥侍卫收拾行李。端纳问道：“马上走吗？”

“不，”宋美龄道：“过了今晚再说。本来他要等一等华盛

顿的消息，会不会来个突变的奇迹，但现在他不等了。他说明天就走，刚才训话去了。”宋美龄幽怨地瞅他一眼道：“刚才记者们好象没有问南京可守多久。”

“没有。”端纳疲乏地往沙发上坐下：“南京最少可守六个月，这是你丈夫的名言，谁都知道，他们也不必问了。”

“但是，”宋美龄对着镜子洒上香水：“咳，如果来得快的话。南京不过守了六天！”

端纳苦笑道：“这是你丈夫‘实则虚之’的例子，你丈夫是这么一个军事家！”

“你又在骂他了。”

“我骂他？”端纳长叹：“你去问问所有的高级将领，谁不在为他的战略天才感到奇怪？他把二十多万军队死死地堵在南京城里，既不下令出击，又不下令撤退，正合了你们那本有名的小说‘三国志’中描写长坂坡前的曹军那样：‘战又不战，退又不退。’你说这算是什么战略？*

宋美龄瞪眼道：“那你为什么不同他说？”

“我？”端纳苦笑道：“旁的事情勉强可以谈谈，军事问题谁都不敢同他建议，你丈夫自以为是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军事天才，他允许我这个外行插嘴吗？”

宋美龄挨着端纳坐下，眯着一双眼睛，低声问道：“你知道他为什么把二十万大军堵在城里？不进、也不退？有人说这是要把大部分的杂牌队伍消灭掉，省得他们投入共党怀抱！也有人说唐生智自告奋勇守南京，其实唐生智是不赞成陶德曼调解的，他主张抗战到底，他有共产党嫌疑。他就来个将计就计，就命令他死守南京，来个一网打尽！”宋美龄笑道：“他一点

不糊涂呢，他说他把二十万大军搁在一个地方，动弹不得，坐着挨打，经过一些时候，仗不打了，那些杂牌队伍和唐生智他们也死光了！”

端纳顿足道：“他还是糊涂！”

“我一点不糊涂！”那边厢蒋介石召集守城大将训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是军委会的负责人？你们不要听信谣言，说中日将要停火。”他慷慨激昂：“这个仗我要打下去的，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东南西北，奋起抗战！一直把日本人逐出国境！所以我命令唐总司令负卫戍南京之责，把二十万队伍交给他指挥，服从为军人之天职，希望你们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努力杀敌，现在我要到总理陵墓告别，只请唐总司令同去，你们回防地指挥去罢！”将领们立正时的马刺一片响，黯然目送蒋介石同唐生智走出会场。车在陵园石级前停下，炮声震野，哭喊连天，蒋介石作伤感状道：“孟潇，想不到，想不到……”

“委员长！”唐生智劝道：“事已至此，悲伤无益，请委座赶快离开，孟潇等在此杀贼，义无反顾！”

“孟潇！”蒋介石作关切状道：“听说守卫部队的将领们不大听你的命令，是么？你先说说看，有哪些人在这儿？”

唐生智淡淡地答道：“二十几万将士之中，有邓龙光的八十三军、叶肇的六十六军、俞济时的七十四军、宋希濂的七八军、孙元良的七十二军、王耀武的五十一师，还有顾祝同、上官云相、胡宗南、薛岳、香翰屏、刘兴、陈诚、刘建绪、罗卓英、张发奎、廖磊、唐式遵、潘文华等部分队伍。希望能搞得开，不过争取最后胜利，一定要团结御侮，今天孟潇同委座是生离还是

死别，不得而知。不过孟潇一定要告诉委座，对于延安，我们的态度似乎硬了一点，根据各方面所证实，延安是的的确确在同敌人拼命，所以……”

蒋介石不等他说完，一头钻进车里，叹道：“孟潇，我明白了，我们过去是错了！你好好地替我卫戍南京。我一到汉口，一定要把团结御侮的工作做好，你放心。”接着匆忙回到官邸，翌晨登机凌空而去。

唐生智还以为蒋介石真的大彻大悟了，满腔热诚，准备死守。不料发出十个命令，顶多有一个命令勉强行得通，唐生智悲愤莫名。最后他明白了：原来除了蒋介石在汉口“直接指挥”之外，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还留在城内，而且分辖二十万大军的将领们，各人有各人的来头，唐生智简直毫无办法，急得打转。在总司令办公室中一筹莫展：不准进攻也不准后退，二十万人挤在一撮；到后来算是把指挥权交给唐生智，可是现在兵临城下，攻既困难，退又不能，军令又不贯彻，这下糟透！但还有更糟的事情在后头，在饱受轰炸炮击之后，十二日那天日军由光华门、通济门、武定门等分别冲入，巷战开始。南京四郊汤山、淳化、雨花台等相继失陷，情况已万分紧急，蒋介石的撤退命令可下来了。他给二十万大军指定了一条同一地点的退却路线，一声令下，二十万人象集体赛跑似的撒腿便跑，从新街口到挹江门路上，挤得满满的，人仰马翻，互相残踏。守城门的师长要设法把自己队伍先撤，禁止他们通过，于是双方还没有同敌人对个阵，却自相残杀起来，一阵机关枪乒乓乱打，死在城门口的不计其数。

下关一带也是乱七八糟，到处是退下来的军队，抢着要过

江逃难，自相残踏与残杀，长江里漂满了抗战队伍的尸首。下关码头挤得更是一塌糊涂，江岸堆满了千千万万的箱笼物件，上面贴着什么部署的条子，既无秩序，也没区分，更谈不上适当的管理，火光和哭喊声连成一片。

唐生智焦急地听部下报告道：“江岸堆满了的东西，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公物，大多数是官员们私人的家具和行李。成包的箱柜不用说，就是钢丝床、沙发、桌椅、梳妆台、洗澡盆也应有尽有。特别惹眼的，江岸上还排列着几只朱红油漆、晶晶发亮的大小马桶，也不知道是那一位官小姐的出阁嫁妆，据说也在急运之列。码头上的押运官在武装保护下呼五喝六，挥舞鞭子，忙着抢运。……”

“伤兵呢？”唐生智黯然问道。

“伤兵没人管，刚才我们去交涉，说唐总司令的命令是要让伤兵和老百姓先走，但他们疯了似的跳脚：‘谁阻挡跟谁拼命，蒋委员长的命令也不行！’”

唐生智颓然坐下：“这个仗怎么打法？已经没有办法了！完了，一切都完了，我们也走罢！”

“孟潇的安危还不清楚。”蒋介石到得武汉，在会议上宣布道：“南京有二十万人防守，如果孟潇杀身成仁，那真是军人的光荣。不过听说很多将领不听他的命令，这件事情你们一定要给我查一查！刚才据南京市长马超俊、警察局长王固磐的电报说，他们已到达安全地区，但唐总司令还在指挥杀敌。据说，局面混乱，孟潇所能调动的队伍不多。”

冯玉祥立刻站起来道：“报告委员长，对于这些抗拒军令，不服指挥的官长，我认为应该重办！否则今后我们这个仗就

不必打了！据我所知，孟潇对防守南京是有决心的。当日本鬼子兵临城下，里头二十万人马进退不得的时候，孟潇便下令烧毁城外许多房子，以免被敌人利用，自己处在完全挨打的局面。”他双手发抖：“可是军队竟不听命令，刚才的消息是，队伍快垮了，但愿孟潇能活着回来，他如果牺牲，简直死不瞑目！”冯玉祥还想说下去，蒋介石连忙止住道：“换章兄今晚到我那儿去，现在先谈些旁的。”

当晚冯玉祥便去找蒋介石。吃过晚饭，问道：“你有什么事要跟我商量吗？”

蒋介石一双眼睛盯紧了窗外，只见宋美龄站在门口，亲自指挥侍卫们搬运大批箱笼，折腾了个半钟头还没搬完。“轰炸得厉害！”蒋介石答非所问地感慨道：“夫人怕受损失，把衣物全部放到防空洞里。不过也好，这样可以放心点。现在我们门口就有一个地洞，防空倒还方便；大哥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防空洞，到我这里来好了。”

冯玉祥心头反感，但不作声。

蒋介石打了个呵欠：“也真是的，很多人对空袭感到恐怖，这个仗打下去很吃亏的。据布雷告诉我，周佛海只要一听见警报，人都软了；等到飞机凌空，他早已昏过去了。每次如此，侍从室中传为笑谈。”

“我说！”冯玉祥实在忍不住，他已经看到白天会议上蒋介石要他到官邸细谈，只是一种阻止他抨击现状的缓兵之计：“你如果没有什么事要同我谈，我倒有点事情要同你说。”

“大哥尽管说。”

“你说周佛海怕警报，很多官员怕空袭，因而说这个仗打

下去很吃亏，我是不赞成的。只要有争取最后胜利的信心和决心，敌人的空军不可能致我死命，我们内部的一团糟却是致命伤！”

“大哥又看见了什么？”蒋介石皱眉道。

“首先是伤兵问题！”冯玉祥提高嗓门：“试想，伤兵们为国流血，我们应该优待他们才是。可是就在今天，武昌街上打死了好几个伤兵，很多人目睹是宪兵开的枪，请问我们这样做，前方的军心将如何维持！”

“啊！”蒋介石拍桌道：“真的吗？”冯玉祥还没说话，孔祥熙挺着个大肚子进得门来。蒋介石正好下台，打岔道：“庸之，有什么事？”

“有一个电报。”孔祥熙掏出一张纸头。

“什么电报？”蒋介石并未伸手去接。

“是王克敏到北平组织汉奸政府。”

蒋介石一怔，装做听不清：“王什么？”

“王克敏。”孔祥熙把电报放在他手边。

“不会！绝对不会！”蒋介石读完电报，忙不迭摇头，把右手的食指指着孔祥熙道：“庸之；你是知道的，王克敏是我们这边的人，非常可靠！德国大使同我见面，他的努力也有一份！何况王克敏同我的关系最深，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呢？这完全是谣言！你不可相信，这是离间我们！”正是：忠奸确乎要分清，留芳遗臭自公平。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